

# 再見了

## 之後的社會問題

(◎達沙)

## 小說能跑多遠？

小說能跑多遠？以前還在學校的時候，曾經參加中研所的讀書會，那時候我對小說有一個很大的疑問，那就是虛構的小說究竟是為了什麼而存在的？如果是為了人，那麼為什麼會與我們的生活脫節呢？怎麼作家們老是天馬行空似的，光寫著沒人發生過的事？這樣不是很不切實際嗎？

然而，我現在似乎開始明白了，為何會有虛構的小說，就好比張愛玲的「紅玫瑰與白玫瑰」、或是更不可能的「傾城之戀」，或是卡夫卡的城堡……等。有人跟我說，是因為小說的世界比真正存在的世界更大。那時我還不能很了解，什麼是小說的世界比真正存在的世界更大？因為我一直覺得，人生活的世界就應該是小說的世界，同理可反證。

於是又有跟我說，小說家所能做

的，就好比，如果世界上有40種悲傷的姿態，那麼小說家要做的，便是要創造出第41種悲傷。

然，我還是不太明白，這樣藝術的理由究竟是為了什麼？後來，我自己慢慢在一些小說中理解出來了，為何我會對虛構的小說如此的有疑問。那是因為我對我的人生似乎也有著誤解。前一些日子，我在一本不知名的書中，看到了一句話，猶如醍醐灌頂般，我突然像開了竅，彷彿依稀中，我隱隱地看見了答案：那句話是這樣的——真實的人生並不等於全部的人生！

也就是說，一個人的人生，絕對不只包括那些發生的，更包括那些未發生的，例如：暗戀。相信每個人都有過暗戀的經驗，如果沒有告白，只是單單的在暗地裡偷偷看著一個人，或是晚上偷偷想著一個人，那種奇妙而

美麗的感覺，難道不應該包括在我們的人生裡嗎？

根據朱光潛的說法，適當的距離才能創造出美。如果距離太遠或太近，都會無法形成美。尤其是太近的東西，那我們就會回到現實，無法暢遊在小說裡。而所謂的近，就好像是一棵樹，和一棵一模一樣的水中倒影的樹，你會覺得哪一個較美呢？雖然是同一棵樹，但是，我們大多會覺得水中的樹似乎較美。這是為什麼呢？那是因為距離的關係，平日的我們天天看著一棵樹，而因太熟悉了，忘了去欣賞她的美，結果有一天，樹的倒影，和平常雖差不多，但總是有點不一樣，因此我們便被水中的倒影所驚駭，這也就是小說家所做的事；小說家將我們與我們的生活拉開一些距離，好讓我們去體會那樣的美，人的美，生活之美，及人生之美。

(◎菲格)

也許、也許  
◎吉永綠



在一首歌裡，  
我開始了對你的戀愛，  
勇敢、淒清卻美；  
在同一首歌裡，  
賭上整個不眠的夜，  
賭上另一個白天，  
賭上不合宜，  
賭上可笑；  
我也結束了這個故事。  
怨。眼淚、  
結束，結束！  
再沒什麼可以賭上了。

## 與師長有約



**【記者曹瑜健專訪／陳震霆攝影】**二〇〇五年即將是鄭和下南洋六百週年紀念，東南亞研究所所長高崇雲預計要舉辦三項活動，第一是與本校僑輔組合辦全球僑居地文物及東南亞美食展，二為與成人教育學院合辦「東南亞華文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最後是舉辦「東南亞週」系列活動，包括：影片欣賞、藝文表演及專題演講等。高崇雲希望學術界能重視東南亞的發展，並且提昇大學生對東南亞的興趣，因為他認為：「全球化的世界已經來臨，走向國際化是必然的，而前進東南亞是未來的趨勢。」

今年剛擔任所長的高崇雲教授，對於東南亞區域的研究一點都不陌生。他說：「我在韓國慶熙大學攻讀政治學碩、博士，到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研究亞洲問題的博士後研究，長期以來，就很注意整個亞洲的趨勢發展，當然也包括了最近幾年備受矚目的東南亞國家。」甫從教育部僑民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退休，對於學術的熱情不能忘懷，高崇雲選擇淡江東南亞所，發揮自己所長，將帶領該所邁向另一個新的里程碑。對於所上事務，他笑言自己也是個新鮮人，但他對於所上的發展充滿熱情：「我想要的事情很多，但要一步一步來，希望大家能看到東南亞所的成長。」

在到教育部工作前，高崇雲曾是通過「公務人員甲等特優考試優等」第一人，也曾擔任文化大

學東語系主任，並且擔任民族及華僑問題研究所講座教授8年，他也是首位由學者轉任外交部專門委員，負責日本及韓國兩地的外交問題，本來他有機會派駐韓國，但因家庭因素而放棄，但他不後悔：「畢竟我留下來也能為國家盡心力啊！」後來高崇雲轉任到台灣師範大學擔任公民教育系主任。

民國80年他擔任國父紀念館館長，在任內記憶最深刻的一件事，是召開有關孫中山先生的全球會議，那時大陸代表團是第一次來台灣訪問，但他們因為國歌的事情，和當時身為館長的他起了爭執：「如果台灣要放國歌，我們就不進場與會！」但高崇雲有他的堅持：「國歌代表中華民國及台灣，一定要放！」當時他們協商的結果是，當我們演奏國歌時，大陸代表團就在大廳外面等，直到演奏結束。這件事情得到當時的總統李登輝的褒獎，往後在國父紀念館遇到相同情況，都是以這樣模式進行，高崇雲謙虛的表示：「國家要有尊嚴和格調，才能得到他人尊敬，這樣做完全以國家地位做第一考量。」

在擔任館長的七年間，他舉辦過不下一百場名聞中外的展覽，使得國父紀念館成為當時全台最大的文化基地。高崇雲也會擔任中華日報、青年日報及台灣日報的總主筆，對於時事教育非常關心。在許多不同職位待過的高崇雲，他認為在擔

任國父紀念館館長時最快樂：「這是與文化學術界最密切的地方，我也與來參展的畫家成為好友。」而這其中包括現任本校文鑄藝術中心主任名畫家李奇茂，還有現任副主任的名書法家張炳煌。

離開學術界14年，他重新回到這個崗位上是快樂的：「我一直深信教學相長，終身學習是最好的典範，時時刻刻都在不停的學習。」高崇雲積極推動所務，並配合本校教學及行政革新、活化所系，他近期內也打算推動「放眼全球，前進東南亞」系列活動，而未來他將會促使東南亞所與其他系所合作，並且想成立東南亞博士班。打算與日本研究所合作，因為台灣和日本都面環海，擁有相近的地理環境，互相合作成「海洋華人圈」，彼此平衡、競爭、合作，不要抗衡。而高崇雲也鼓勵要以「南下為主，西進為輔」的政策，對於東南亞的重視要從現在開始。

台灣高科技發達全球皆知，但高崇雲表示將來的學生，還得要擁有世界觀的概念，不要有自我侷限，要不停的接受新知，跟上世界的新知，這樣才能贏得別人對我們的尊敬。高崇雲很高興來到淡江來教學，他一再強調能與不同領域的老師，及年輕的學子們互相交流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，他也期勉學生：「人生不如意事，十之八九，凡事往前看，就能看到機會所在。」

## 校園臉譜



素顏美女盧潔琦  
濃眉大眼字小桃

大眼睛、又濃又密的長睫毛，活似漫畫中美少女的資傳二盧潔琦，因為酷愛粉紅色，同學都直呼她「小桃」，甚至還封她為「粉紅魔人」。

在淡江俱樂部和批踢踢實業坊BBS上的美女板，「小桃」名氣也不小，之前還被選為我猜節目中的「素顏美女」，不化妝的她，一樣擁有粉嫩的好膚色，羨煞不少女生。而後不少經紀公司想找她簽約，但因對演藝圈一點興趣也沒有，所以決定專心顧好資傳系的課業。

小桃最得意的事情，就是會作各種料理，她的網路相簿中，收錄許多自己烹調的美食照片，像焗烤、義大利料理、日式料理、小蛋糕、餅乾等，都是她的拿手菜，室友與同學經常都可以嚐到她烹調的美食，吃完後大家都禁誇口說：「好賢慧！」此外，學過四年素描的小桃，因為喜歡畫畫，於是會在白色盤子上，用巧克力醬，繪畫出漁人碼頭、巴黎鐵塔等風景，再擺上自己烹調的美食，既好吃又好看。

雖然烹飪很拿手，但對於針線縫補，小桃可是一點都不行，曾經她想自己動手縫製圍裙，想穿去課堂上做為加分之用，但是手拙的她在搞不定，最後整件圍裙全用雙面膠貼黏而成，幸好雙面膠黏性夠強，讓圍裙可以撐上一堂課，而沒有解體。（洪慈勵）

## 校友動態

### 鄧有光製作卡通動畫

△資訊工程博士班畢業的鄧有光，現在擔任聖約翰技術學院研究發展組組長，他表示自己是淡江第一屆雙修教育學程的學生，但是畢業後卻往學術路線發展，對於擔任教師的經驗，居然只有在十信高中實習那幾個月，現在他正準備學以致用，打算將北海岸的生態環境，改編成動畫作成教材，讓小學生透過卡通動畫，可以輕易理解吸收教科書上枯燥的內容。（洪慈勵）

### 陳威讓英文文法變有趣

△英文系校友陳威在大學四年就賺到人生第一個一百萬，靠著大學當家教的經驗累積，他建立了一套屬於自己的上課講義，活潑又生活化的內容造就了他的第一本著作《陳威cool文法》。他的學生中，有許多令家長頭痛的中學生，由於年齡相近，陳威和學生們感情融洽，生動的英文教學深受學生喜愛。現在還在就讀輔大研究所的他表示，大學生生活應視為進入社會的事前準備，對人生及早規畫，才不會浪費光陰。（邱郁倫）

## 學海瑩音

### 黃炳煌教育小語發人省思

△從事教育工作30多年目前擔任課程與教學研究中心主任黃炳煌教授，將許多發人省思的教育話語集結成冊，出版「教育小語」一書。書中原收錄215則，由於銷售績效很好，今年發行二版，多了80幾則，該書更被國家圖書館列為社會科學類TOP 10的好書排行榜中，如一位優秀老師說：「學生不是笨也不是懶，而是我還沒有找到教會你的方法。」或是「好老師不必是好演員，但必定需是好導演。」相當雋永有趣。黃炳煌笑著說，「我不奢求大家同意每句涵義，只要能了解並加以實踐，我就很滿意了！」（彭慧珊）

## 馬路消息

### 王柏權「讀書」練功夫

△航太系王柏權因為家人都打太极拳，激發他想練拳的動力，對於特殊的形義拳他特別感興趣，專程到武俠小說室借書打算回家苦練功夫，他開玩笑的說：「家裡的人都練拳，等我練完後就可以和他們一較高下了。」（洪慈勵）



圖／阿狗

市場的供需一直是奉守有人買，就有人賣的法則，商業者非常明白商機何處尋，又，為確保「貨源」充足，不致缺貨少賺，於是設在偏僻地帶的繁殖場就時時「加工」。母狗們不得喘息的一胎又一胎生，所得到照顧與營養是有限，網路上有文章指出，近百隻狗被集中管理，幾個歐巴桑、歐吉桑以一顆雞頭煮一大鍋稀飯餵食，注意：是一顆雞頭！養一隻狗時都要照顧不來了，更何況是近百隻狗集中管理，有的狗還是沒有被飼到的，品質之惡劣，可想而知。

一本捷克作家寫的「我家的狗和貓」這本書內就指出，母狗一年最多只能生兩次，超過會導致飼養嚴重流失，毛髮脫落。從繁殖場被丟出的母狗們個個悽慘

異常，在此我已不忍再下筆描述，我只能痛苦又痛恨的告辭一些沒有責任心，只為自己「高興」、「開心」就趁熱賣隻寵物來「瘋」，當牠大到自己不足以負擔（或自己不再想負責）時，就往外丟的飼主們，你們自以為是乾乾淨淨，實際上，那些人的心早就被動物們的哀嚎給血斑斑了！

我在此求求你們，你們養的是一個生命，而不是一個玩偶，而且「可魯」這部電影要傳達的是一種感恩之心，不是一部在你們擦乾淚痕，收起對可愛小動物的新鮮、欣喜之心後，反而造就另一隻無辜動物的流浪、人性血腥的電影。

相信有良知的你們和我都有相同的感覺。